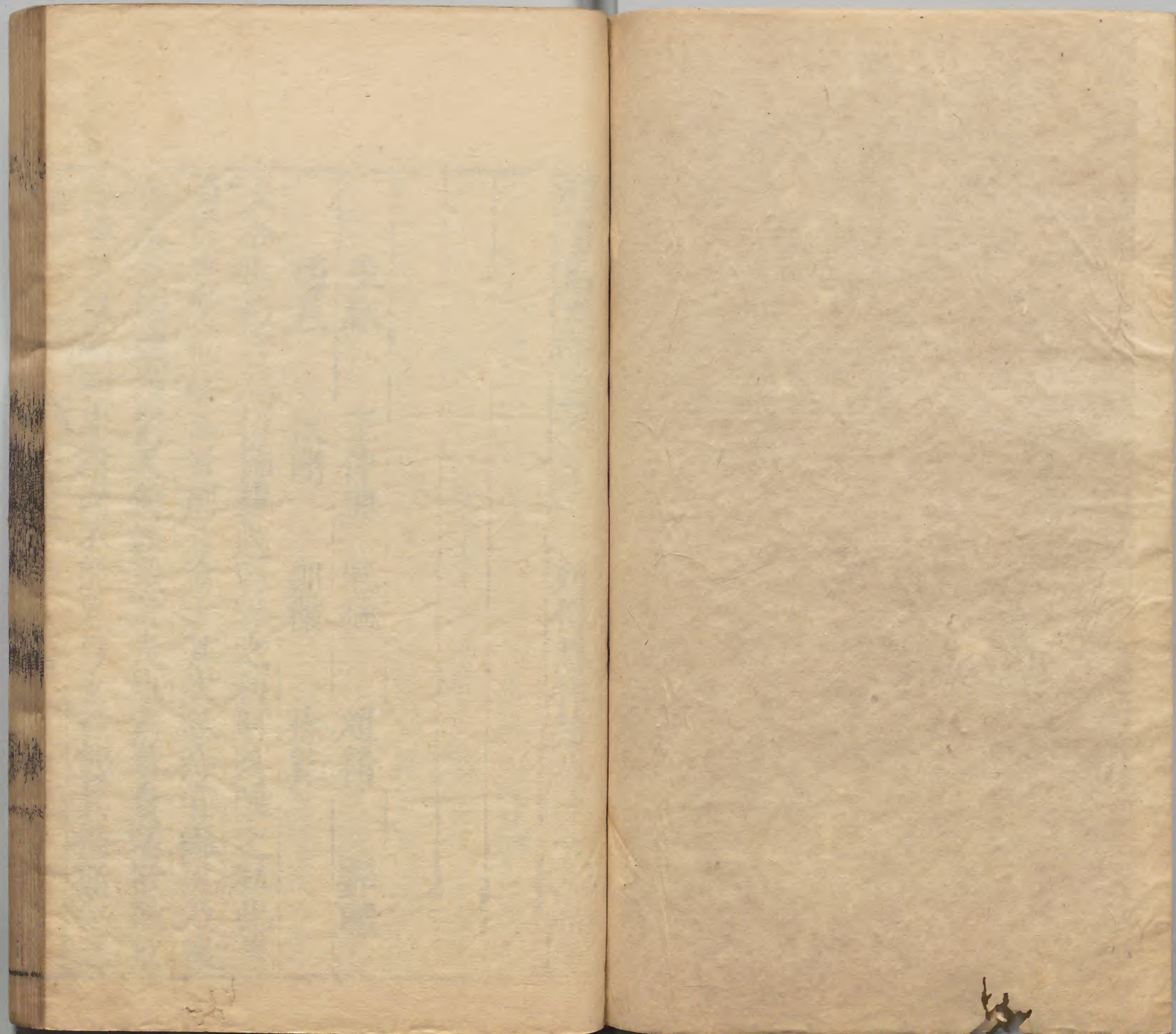


魏書

卷九十三之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67)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文庫

王獻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眊昧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于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

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
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
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勿於前君
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
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
拱潛濟罕方六合清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
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
朋詩人是爲疾羣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
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
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

能備禍福之由焉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
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
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
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諡曰敬叡少傳父
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
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
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
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

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獻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獻與東陽王不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獻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獻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闈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

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
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爲治之要其
畧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
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
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絕黜陟行則貪叨
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
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
八表旣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
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
役薄賦斂脩福業禁淫祀蠲滯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

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覺時年
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石昌公
王遇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曰宣王內
侍長黃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
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獻立祀於
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
五家又詔褒獻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京
都七女諂稱獻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
班樂府合樂奏之初獻女妻李冲兄子延賓次女又適
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畧如公主

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別帳獻與張祐
侍坐獻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
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
假親姻義舊衰經編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
要榮利時謂之義孝獻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
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獻父橋
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
追策獻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
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總中部獻薨
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百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
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
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
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
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
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
七年輿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
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于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
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因是面被責讓尚書奏
免其官詔唯降號二十二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

免語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質

子忻襲爵為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諡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驍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殖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殖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

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為

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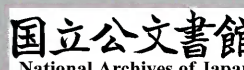
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

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又將營明堂

辟雍欲徵椿為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亦

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

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眾莫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



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暉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承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聽訪讜辭於百辟詔與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祇承兢感心焉靡庸伏惟陛下啓錄應期馭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織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流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

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覆若氣激陰陽有所交誣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忪忪俾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

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廳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尔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尔朱榮妻

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同已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後

獻弟諶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克內侍自太和初與李
冲等奏決庶事迄于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
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
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
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
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
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躬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補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曲參軍

超弟超字思恭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超弟超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
行臺郎中尔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
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
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暉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
州刺史興和中卒

超弟爽司徒中兵參軍

諶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
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

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
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諡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
驛慰喻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
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
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
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
卿尋行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
刺史諡曰貞無子以從子伯豫爲後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沙門法秀反遷

冠軍將軍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秦州
刺史後轉陝州刺史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洪壽弟嶷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
里遂移居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夷字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獻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
史鉅鹿公諡曰靖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御
中散武騎侍郎給事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
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征新野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
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
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
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卽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
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
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
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駭震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
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因自理馬圈
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世
宗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
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徐州征虜
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
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賞
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
徐州侍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
譁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
僕邀歐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

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
佐遂令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也衆亦莫
有應者仲興是後漸踈不得徑入左右世宗乃下詔奪
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
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克虎賁稍遷羽
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
敘用愛其膂力置之左右爲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
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
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侈宅宇高華妾隸克

溢微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州
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謚都曹史積勞
補陽武令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
驤將軍定州刺史脩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
力世宗踐阼仍克禁侍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
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頗有轉授歷員
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宗
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
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

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
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
父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壘塞
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
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
皆出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驂乘
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
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
客姦掠婦女保觀從者噂嘈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
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

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
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
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
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祗附於脩後因忿閔密伺其過
規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積其前後愆咎列脩
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擲謀匿王
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
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擿助攻治之遂
乃詔曰小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領扈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遷克臺皂勿

所經見長難遺之故纂業之初仍引西禁雖地微器
非所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濯兇昏日甚
驟佞荐憍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體不悟深淺之方度
獵王侯輕尊卿相門賓巷士拜叩不接囂氣雄心仍懷
鄙塞比聽葬父侈暴繼聞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
形勢妄生矯託與雍州人趙僧擣等陰相傳納許受玉
印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
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雖欲捨之辟實
難爽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牛一聲東向改鑿脩雖
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徒敦

惶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
朕昧於處物育茲豺虎顧尋往謬有愧臣民便可時勅
申沒以謝朝野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榜蒲壽未
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
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先具問事有
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二百脩
素肥壯腰背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卽召驛馬
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
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
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

士音相宗承者念棄絕之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
休若為將至彭城是時南土飢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
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有姿貌謹惠南徐州刺史沈陵
見而善之自隨入洛陽舉克高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
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
車皓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政
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
亦被幸妬害之求出皓為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
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訟理

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
接皓忻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恐及趙脩等敗竟獲全
免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啓求
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閭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
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
州大中正府省以聞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
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邙
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頽羅蒔其間經構樓館列於上下
樹莛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
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東政事太傅北海王詳

以下咸祇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彊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之勞更希進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閣將軍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詳恩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親

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李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胄字元孫河間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又不敘用詳又爲啓晚乃拜將軍直閣

李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

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爲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李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爲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管人掃靜能爲世宗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掃靜妻義恭姊也情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少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祕密世宗不豫

義恭晝夜扶持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諂附元叉又有淫宴多在其它爲嘗樂次御出爲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內外顯職武定初卒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髭眉曉了恭敏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東帶謁於冲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世宗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邕父怡太

和中歷郢州刺史停家義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
爲荊州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
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拜光祿
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將軍相州刺史世宗每出
入郊廟脩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
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從屬荊州邕轉給
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
侍郎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荊州大中正邕弟尚
中書舍人出除南陽太守怡辭荊州也尚求解郡與父
俱還未至京師逆除步兵校尉邕祖嶽舊葬代京喪自
平城還葬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史世宗崩邕兼給
事黃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在州貪
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
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
死陽氏訴寃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
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自理經年臨淮王彧時爲廷尉
久不斷決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
善於鼎俎進餼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
典御世宗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

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將軍城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
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季蟻寇侵疆
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幸和朕屬
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
中辛勤行節追遠錄誠宜先推敘其以剛為右衛大將
軍後領太子中庶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
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為
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表讓侍中詔不
許進爵為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衛將
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

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
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補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
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
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
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
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
靈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
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
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
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

隱避不引必須筆捷取其款言謂搃捷以理之類至於
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筆扑兼剛口
唱打殺搃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幸
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
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勸
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
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
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
之廢也太后訪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
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乂執

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
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
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啓靈旅
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
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乂之解領軍也靈太后
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
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三司剛行在道詔
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乂擢於凡品越昇顯爵往以微
勤賞同利建寵靈之極超絕夷等會無犬馬識主之誠
方懷梟獍返噬之志與權臣元乂婚姻朋黨虧違典制

長直禁中一出一入迭爲姦防又與劉騰共爲心膂間
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繩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
同鷹隼方嚴楚撻在服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
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
原封爵之科理宜貶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
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冠軍將軍主
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
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
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管樂典御燕州大中正興和

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
軍因緣爲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
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
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
人領嘗食典御書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
遣闈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
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領身
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微與之合當時政
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

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肅宗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忝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為滎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歿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謀坐黨徒抱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

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父之復除中書舍人大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義之害懌也出為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尋入洛飾貌事父大得父意及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為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起為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古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紇秉筆承其

指授尋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紇
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
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
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
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
薄焉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
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
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問余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
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驛
騶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獻伯弟

季彥先為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
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
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獻武王
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
奔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三終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四十四 第八十二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四十四 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祭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夫宮腐之族置於闈寺取則天象享歷百王身乘全品

康熙十五年重修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

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嬖變遊宴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闖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冲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

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闔豎二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大帥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旣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摠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宮闈聞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二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新宜將授

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闈人唯合與陛下守宮
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
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蔡
綱疏闈民戶隱匿漏脫者多京州旣平綾羅戶民樂葵
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
非一於是雜管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
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
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內都大官
興安二年卒諡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敦敏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
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他事誅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
與焉還取侯家近屬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
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卽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
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楨
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儼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
諡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善營產業
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樂平男

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鴈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尋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為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為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秦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為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為侍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為征南將軍進爵高平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舊遣左右勞問之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蒙賜帛二百疋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

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史諡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瑤爵初瑤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
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
君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
也五世祖術晉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
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爲鬪人因改名爲黑有容貌
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
典監藏拜安遠將軍賜爵睢陽侯轉選部尚書能自謹

屬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顯祖將傳
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
賀等詞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
臣愚無識信情率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
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
性淵遠欲頤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
佗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
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
中書侍郎崔鑿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
州選部監公孫遠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

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
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
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邃且
止邃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
藏時多所截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
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
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
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專恣訢遂出爲徐州
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
職事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

爲王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
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
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
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賜絹四百五十匹穀一
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諡曰康黑養
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揚州安南
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微
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
魏幹女有二子

長子揆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
滄州刺史

揆弟雋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為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為
劉騰養息猶以闕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
屈丐所侵入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眾拒守見殺
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
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
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
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兼太僕曹

小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
安縣子諡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為
冠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
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
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
視如仇讎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門才兼任
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
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
史鞏縣侯諡曰貞初緱氏宗文豈聚黨於伊闕謀反逼

隋書卷九十四 列傳 八
憎孟舒等文豈敢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克腐刑以
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葦縣侯遂闕常侍儀
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出為散騎常
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為內都大官
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為侯太
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
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
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出為散騎常侍冠軍
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為侯復為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

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劉義
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
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預見訪採數蒙賜賚
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
贍以自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
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夤致敬稱
名呼之為尊彥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
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襲紹爵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文中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

農父之除義陽太守爲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顥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顥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
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克宦官
性通率不以閹闈爲耻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爲給事
中高祖遷洛常爲宦官事幽后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

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爲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
有季豐之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闈並致名位積貲
巨萬第宅華壯文明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未坐事
誅祐克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
騎常侍都綰內藏曹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
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特遷爲尚書加安南將
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
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宅宅成高祖太

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會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諡曰恭葬日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爲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义婦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爲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克世婦未幾爲嬪卽义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爲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迥洛襲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賄生逃逸得免嶷獨與母沒入京都遂爲宦人小心慎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

被擢累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
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
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
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疑多駭乘入則
後宮導引太后旣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
賜衣馬睹生將退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
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
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秦州刺
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
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爲
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
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被詔赴洛以
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疑耆舊每見勞問數追
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
軍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宦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
制侮慢舊族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
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
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
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給奴
婢三十口疑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

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
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
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鞠問皆與風聞
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
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
非次之擢以大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
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迺答彰遐邇嚮穢京墟老壽
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覆養閭人之室蒙
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疑教誡閨庭方恣其
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
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笥之在梁若其疑原之無別男
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
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
女也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
三女並嬪貴室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
之西方云直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
俱爲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

改爲王焉自晉世已來恒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
遇旣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
爲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右將
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拜
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
進幸高祖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冲言
果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
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以民還私第世
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馮氏
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
不替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
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
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
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殿及東西兩堂
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跨鞍
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
每逢寮舊具設餽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
趙脩之寵也遇往還宗承受勅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
旨笞擊作人莫不嗟怒卒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

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惓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侯如故始遇與抱疑並為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厲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于遇時

苻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為闖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廄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

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為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究其情狀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為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

徒亡廢焉后陸獻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
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實掌以為榮入為大長秋卿未幾
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為閹人文明太
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
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
委授為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為安東
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
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勒眾征愉為愉所破代還
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

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為後襲爵魏昌伯為羽林監直

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為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
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為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
北將軍領長秋卿出為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
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諡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
至中常侍太和末為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
王氏為雲陽縣君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充州之譙郡幼時坐

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
所高祖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
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克采
召民女及還選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特加龍驤將
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之
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
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魏氏爲鉅鹿
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
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
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嘗爲臨軒會其
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宮役手不
解書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
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
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
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爲
恨遂與領軍元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
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
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
又肅宗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

樹置又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禁闥共裁判賞騰遂與
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
於騰又之手八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
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
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
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
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
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賜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
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
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丞不吉深諫止之騰
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
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
冀州刺史騰之葬日閭官爲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
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
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
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
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榮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世
宗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
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

后之廢祭與元義劉騰等同帝動靜在衛奚康生之謀殺義也靈太后蕭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祭給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祭便扶蕭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祭既義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祭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已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祭以義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祭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宮刑爲王瑀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爲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摠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書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爲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

乃以範爲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
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
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
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
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
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勅侍東宮延昌末遷
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染都將
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
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

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
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
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宮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
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
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諡
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肅襲齊受禪例降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溫與
兄繼叔俱克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

中黃門鈎盾令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
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肅宗於東宮溫於臥中
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家
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
朝徵還爲中常待光祿大夫賜爵樂城伯安東將軍領
崇訓太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
刺史還除中侍中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
樂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溫後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於
是改封武陽縣開國食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害年

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養子罔哲襲齊受禪例降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克闡人文明太后時王
遇有寵鸞以謹敏爲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
漸見眷職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
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半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
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
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遂
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
僧齋賜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剌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廢刑入事宮掖父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為潞縣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慰勞西軍還至廩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險作逆都督姜道明不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遂散出為新興太守肅宗崩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

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正前廢帝以為勳驍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二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兄闕叔良為襲季爵卒

子世胃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裔人也祖羽真君中為薄骨律鎮副將以貪汙賜死父令德娶克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律受刑給事宮掖積官義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

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業賊起詔津慰勞津世不居桑梓故不為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官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鎮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太傅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官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夏薨年六十一贈都督

冀瀛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禪例降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乘功除左中郎將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武邑二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父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

百戶津自有封乃啓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夏卒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荅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克腐刑初爲中小史轉寺人父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闈寺而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

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闈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黜了甚見知遇俱爲小黃門每承間陳元義之惡於肅宗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卽戮義時內外喧喧云義還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義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爲小解然義妻構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出暢爲頓丘太守後復出景嵩爲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尋

補殺之景嵩因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計之事大致嫌責後為陽城榮陽二郡太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

人執
宗示

魏書卷九十四

魏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匈奴劉聰

羯胡石勒

鐵弗劉虎

徒何慕容廆

臨渭氏符健

羌姚萇

略陽氏呂光

夫帝皇者配德兩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解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

康熙丁丑年重修

卷之九十五

列傳

一

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盜名於岷蜀何則戎方稚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讎思託號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若長偷名竊位脅息一隅至乃指言并絡假上帝之社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上不出江漢語地僅接襄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者弱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驚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縮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帝許斷可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

亂異類羣飛姦凶角逐內難與於外禍結於蔣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兩都傾覆徒何仍慕氏羌襲覆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獻略潛舉靈武獨斷以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禮威福者西自流沙東極滄海莫不投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根株微

垂殘狡尚餘栽藥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
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
祖聖敬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辨髮之渠
非逃則附卉服之長琛賫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
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馘其武臣驍帥領其湯池石城
向使時無穀壅之禍民無鼎湖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
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翼龜鼉暴鯨鯢
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款華陽
稽服最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
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
肋而黠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服
目愍厥顛亡反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
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
命之命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
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巨狡窺覲上國
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氍毹相率馬首南向白山灑水狐
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
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輜軒四指喻以德
音亦乃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
鄉大獗好利忘信納我逋叛共爲舉斧遂有寒山之戰

渦陽

闕二

字

糾合僨楚覆其巢穴衍以餒卒綱實鴉死獯

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戴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爲氏祖豹爲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父淵形容偉壯膂力過人晉初爲任子在洛陽豹卒淵代之後改帥爲都尉以淵爲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

鄉侯後坐部民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及齊王問長沙王又與穎等自相誅滅北部都督劉宣等竊議反叛謀推淵爲大單于時淵在鄴乃使呼延攸以此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不許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晉惠帝之伐穎也以淵爲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惠帝敗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旣而并州刺史司馬騰幽州刺史王浚起兵伐穎穎師戰敗淵謂穎曰今二鎮跋扈衆踰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之淵當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

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
衆便五萬都於離石淵謂宣等曰帝王豈有常哉當上
爲漢高下爲魏武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
德結於民心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
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乃遷於左國城
自稱漢王置百官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攻
擊郡縣桓帝十一年晉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
親率萬騎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語在序傳
晉光熙元年淵進據河東寇平陽蒲坂遂都平陽晉永
嘉二年淵稱帝年號永鳳後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
保之蓋王莽之璽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
以爲巳瑞號年爲河瑞以聰爲大司馬大單于錄尚書
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淵死子和僭立聰卽和第四弟
也殺和而自立聰後臂善射彎弓三百斤晉新興太守
郭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爲驍騎別部司馬齊
王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尉太宰河
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
害亡奔潁潁甚悅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隨還左
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封楚王及僭位年號光興聰遣
王彌劉曜攻陷洛陽執晉懷帝改年爲嘉平聰於是廢

奢淫暴殺戮無已誅翦公卿旬日相繼納其太保劉殷
二女爲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爲貴人六劉之寵
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
其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以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
靳陵以營作遲晚並斬於東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
觀魚於汾以燭繼晝其弟乂及子榮輿櫬切諫聰怒曰吾
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也先是劉琨來告難
穆帝親率大衆令長子六條擊桀等大破之語在序紀
聰與羣臣飲讌逼晉帝行酒晉光祿大夫庾珉等謀以
平陽應劉琨於是害晉帝誅珉等改嘉平爲建元平陽
地震聰崇明觀陷爲池水去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
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
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二十步廣二十七步臭達
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劉后產一蛇
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聰遣
劉曜攻陷長安執晉愍帝改建元爲麟嘉其武庫陷入
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受朝賀立市於後庭
與宮人讌戲積日不醒立上皇后樊氏樊氏是聰張后
之侍婢也時稱后者四人佩皇后璽綬者七人阿諛日
進貨賄公行後宮賞賜動至千萬有豕著進賢冠犬冠

武弁帶綬並昇聰座俄而鬪死宿衛之人無見入者至
文二年聰死

子榮襲位號年漢昌榮荒耽酒色遊蕩後庭軍國之事
決於大將軍靳準準勒兵誅榮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殺
之準自號漢王置百官尋為靳明所殺衆降淵族子曜
曜字永明少孤見養於淵頗知書計志性不恆拳勇有
膂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坐事當誅亡匿朝鮮客為縣
卒會赦得還聰之末年位至相國鎮長安靳準之誅榮
也曜來赴之次於赤壁遂僭尊號改年光初靳明既降
於曜曜還都長安自稱大趙曜西通張駿南服仇池窮

兵極武無復寧歲又發六百萬功營其父及妻二塚下
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基周回二里發掘古塚以千
百數迫督役徒繼以脂燭百姓嗥哭盈於道路又更增
九十尺塚前石人有聲言慎封其子胤為南陽王以漢
陽十三郡為國立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
以雜種為之曜得黑兔改年為太和石虎伐曜曜擊破
之遂攻石生於洛陽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
或諫曜怒斬之石勒進據石門曜甫知之解金墉之圍
陳于洛西將與勒戰至西陽明麾軍就平師遂大潰曜
墜于水為石勒將石堪所擒勒囚之襄國尋殺之烈帝

元年曜子毗率百官棄長安西走秦州尋爲石勒所滅
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匄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
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奔于父周易朱一字乞
翼加並爲部落小帥周易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勒
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易朱每使代已督攝部胡部胡
愛信之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兩
胡一枷勒亦在中至平原賣與師氏爲奴師家隣於馬
牧勒與牧帥汲桑往來相託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
保吳豫劉膺姚豹遠明郭敖劉微劉寶張噎僕呼延莫
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東如赤龍驩驥諸死
飛苑馬還掠繪寶以賂汲桑成都王頽之廢也頽故將
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
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於是桑始命勒以
石爲姓以勒爲名藩拜爲前隊督藩戰敗身死勒與汲
桑亡潛苑中頽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牙門
率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合軍以應之屯于平石桑自號
大將軍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尉攻鄴剋之尋爲晉
將苟晞所敗勒往從劉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劉聰
立以勒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劉粲攻洛陽
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

萬會祭於太陽大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遂至洛川勒
出成臯圍晉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屯文石
津將北攻晉幽州刺史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
卑萬餘騎敗劉聰安北大將軍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
棄營引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而濟南攻晉
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剋進攻襄城太守崔廣於繁
昌斬之先是雍州流民王如侯脫嚴熒等起兵江淮間
受劉淵官位聞勒之來也懼遣眾一萬拒於襄城勒擊
敗之盡俘其眾勒至南陽屯于宛之北山王如遣使
好勒進攻宛剋之斬侯脫降嚴熒盡并其眾南至襄陽

攻剋江西三十餘壘有據江漢之志勒右長史張賓以
為不可引軍而北晉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眾二十
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軍人推大尉王衍為王率眾而東
勒追擊破之於苦縣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殺王
衍及晉襄陽王範等十餘萬人越世子毗聞越薨出自
洛陽從者傾城勒逆毗於洧倉破之執毗及晉宗室二
十六王并諸卿士皆殺之與王彌劉曜攻陷洛陽歸功
彌曜遂出轅轅執晉大將軍苟晞於蒙城以為左司馬
劉聰授勒鎮軍大將軍幽州牧領并州刺史用張賓之
計自汝南葛陂北都襄國襲幽州擒王浚殺之劉聰加

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
上及劉粲為斬準所殺勒率眾赴平陽曜稱尊號授勒
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為趙
公勒至平陽斬明出與勒戰勒大破之遣兼左長史王脩主
簿劉茂獻捷於曜明率平陽之眾奔曜曜西如粟
邑勒焚平陽宮室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於襄國曜遣
使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
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
漢故事王脩舍人曹平樂留仕曜朝言於曜曰大司馬
遣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彊弱曜實殘淑懼脩宣之大

怒追還策命而斬王脩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誅
曹平樂父兄夷其二族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曰
帝王之起復何常也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
爾所節乎勒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趙王以二
十四郡為趙國號為趙王元年平文三年也勒遣使求
和請為兄弟斬其使以絕之自是朝會常僭天子禮樂
以饗羣臣烈帝元年勒又遣使求和帝許之二年勒僭
稱皇帝置百官年號建平雖都襄國又營鄴宮作者數
十萬人兼以晝夜五年勒死子大雅僭立
大雅名犯顯祖廟諱大雅立號年延熙石虎廢大雅為

海陽王而僭立尋殺之

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匄邪父曰寇覓寇覓有七子虎第四勒父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遊獵無度能左右射好以彈彈人軍中甚患之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却之至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弓馬迅捷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而酷害過差軍中有壯健與已齊者因獵戲詭輒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

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數有遺類御衆嚴整莫敢犯者皆投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又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戶勒爲趙王以虎爲車騎將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勒稱尊號爲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食邑萬戶勒死虎擅誅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遣子邃率兵入大雅宮直衛文武皆奔散大雅大懼自陳弱劣讓位於虎虎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義何足豫論遂逼立之虎自爲丞相魏王虎以勒文武舊臣皆補丞相開任其府寮舊昵悉居臺省禁要改勒太子宫曰崇訓宮

徙勒妻劉氏已下居之簡其美淑及車馬服御皆歸虎
 第劉氏謂其彭城王石堪曰丞相便相凌蹈恐國祚之
 滅不復久矣真可謂養虎自殘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
 曰先帝舊臣皆以斥外眾旅不復由人宮殿之中亡所
 厝計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扶南陽王恢為盟主宣太
 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惡逆蔑不濟也
 劉氏然之既而堪計不果虎炙而殺之又殺劉氏石生
 先鎮長安石朗鎮洛陽並起兵討虎為虎所滅虎遂自
 立為大趙王號年建武自襄國徙居於鄴乃殺大雅及
 其母程氏并大雅諸弟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鏡

首大恐怖不敢稱皇帝乃自貶為王使其太子邃省可
 尚書奏事唯選牧守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虎又
 改稱大趙天王邃以事呈之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
 有所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慍
 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
 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虎聞而大怒殺邃及其男女
 二十六人一棺埋之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立次子
 宣為太子虎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于襄國勅河南
 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

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擾役黎元民庶失業得
農桑者十室而三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爲虎所害
三分而一課責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
絹十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窮民率多鬻子以
克軍制而猶不足者乃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猶求發
無已太武殿成圖畫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
頭縮入肩虎大惡之遣司虞中郎將賈霸率工匠四千
於東平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
一丈七尺格虎車四十乘立行樓二層於其上南至柴
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

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求之不得便
誣以犯獸論民死者相繼海岱河濟之間民無寧志矣
又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內官二十四等東
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
發民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
分配之郡縣有希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民
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諸公私令採
發者亦垂一萬建國九年虎遣使朝貢虎使其太子宣
及宣弟秦公韜遞日省可尚書奏事宣惡韜侔已謂嬖
人楊柯牟成等曰汝等殺韜吾人西宮當以韜之國邑

分封汝等韜既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亡不濟矣柯等
許諾乃夜入韜第而殺之虎將出臨韜喪其司空李農
諫乃止翌日有人告之虎大怒以鐵鑲穿宣領而鑲之
作數斗木槽和以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乃仗舐
其上血號叫之聲震動宮殿積柴城北樹標其上標末
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雅劉
靈拔其髮抽其舌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之劉霸斷其
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焰際天虎從昭
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
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

五十八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牯牛十

二年虎自稱皇帝號年太寧虎死

少子世儻立虎養孫閔殺世以世兄遵爲主

遵以閔爲大將軍輔政遵立七日大風雷震晝昏火水
俱下災其太武殿延及宮內府庫至于閭闔門火月餘
乃滅

遵兄鑿又殺遵而自立號年青龍鑿弟苞與胡張才孫
伏都等謀殺閔不剋而死自鳳陽門至琨華殿積屍如
丘流血成池閔知胡人不爲已用乃閉鄴城四門盡殺
諸胡晉人貌似胡者多亦濫死閔乃殺鑿而自立盡滅

石氏

閔本姓冉乃復其姓自稱大魏號年永興尋爲慕容儁所擒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慮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爲鐵弗因以爲號猛死子副輪來奔虎父誥升爰代領部落誥升爰一名訓兜誥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烏路孤始臣附於國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復渡河侵西部平文逆擊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歸順務桓一名豹子招集種落爲諸部雄潛通石虎虎拜爲平北將軍左賢王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密謀反叛語在序紀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

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之後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內地春來秋去堅許之後掠堅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乃背堅專心歸國舉

兵伐堅堅遣其建節將軍鄧羌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國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帝討衛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衛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衛辰導苻堅來寇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民爲二部自河以西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語在燕鳳傳堅後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之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居朔方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

州牧累爲寇害登國中衛辰遣子直力鞬寇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太祖乃以車爲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獲牛羊二十餘萬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逕入其國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至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盡并其衆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宮獲馬牛羊四百餘萬頭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類並投之於河衛辰第三子屈子亡奔薛于部帥

太悉伏

屈子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子屈子者卑下也太
悉伏送之姚興與高平公破多羅沒奔于妻之以女屈
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
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邕言於
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
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
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
鎮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
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

屈子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
爲邊害興乃止以屈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
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
奔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
悔之屈子耻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
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劉裕攻長安屈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
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及裕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
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

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性憍
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鐵錐刺入一寸卽殺作
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
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
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
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長
平瓊瓚自長安起兵攻屈子屈子中子太原公昌破瓚
殺之屈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子死昌僭立
昌字還國一名折屈子之第三子也旣僭位改年永光
世祖聞屈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

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
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世祖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閉門軍士乘勝入其
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略居民殺獲
數萬生口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
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世祖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
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
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
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
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

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昌以爲然世祖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荼糲重任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

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二萬司徒長孫翰等言昌步陳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賊陳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宦者趙倪勸世祖更待後日崔浩叱之世祖乃分騎爲左右以倚之世祖墜馬賊已逼接世祖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於上邽遂克其城初屈才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土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

彌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左右曰叢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後侍御史安頡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

昌弟定小字直獫屈子之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側定

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劉義隆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義隆恒山以西屬定遣其將寇麟城始平公隗歸討破之定又將數萬人東擊歸世祖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陳自固世祖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衆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衆乃西保上邽神麴四年爲吐谷渾慕瓚所襲擒定送京師伏誅

徒何慕容暭字弈洛瓌其本出於昌黎曾祖莫護跋魏初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平公孫淵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祖木延從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廐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頗爲東部之患左賢王普根擊走之乃脩和親晉愍帝拜廐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平文之末廐復侵東部擊破之王浚稱制以廐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廐以非王命所授拒之廐死子元真代立

元真小字萬年名犯恭宗廟諱元真旣襲弟仁叛於遼東之平郭與元真相攻元真討斬之乃號年爲元年自

稱燕王置官如魏武輔漢故事石虎率衆伐元真元真擊走之建國二年帝納元真女爲后元真襲石虎至於高陽掠徙幽冀二州三萬戶而還四年元真遣使朝貢城和龍城而都焉元真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單馬遁走後稱臣於元真乃歸其父屍又大破宇文闡地千里徙其部民五萬餘家於昌黎元真死子儁統任

儁字宣英旣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剋薊城而都之進

剋中山常山大破苻閔於魏昌廉臺擒之閔太子叡固
守鄴城進師攻鄴剋之建國十五年儁僭稱皇帝置百
官號年元璽國稱大燕郊祀天地十六年遣使朝貢儁
自薊遷都於鄴號年爲光壽儁死子暉統任

暉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旣僭立號年建熙暉政無綱
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
接數日而去僭晉將桓溫率衆伐暉至於枋頭暉叔父
垂擊走之垂有大功暉不能賞方欲殺之垂怒奔苻堅
堅遣將王猛伐鄴擒暉封新興侯後拜尚書太祖之七
年苻堅敗於淮南垂叛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先

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
數千還屯華陰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遣
將軍張永步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
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
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遣
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冲先爲平陽太守亦起
兵河東有衆二萬泓大破叡軍斬叡冲爲堅將竇衝所
破棄其步衆率鮮卑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
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秦師傾
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

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
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
秦之患也堅怒責曄曰卿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
王師小敗猖悖若是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曄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
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曄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
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曄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社稷不輕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大將軍領司徒承
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年號
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
峻乃殺泓立沖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沖去長安
二百里堅遣子平原公暉拒之沖大破暉軍進據阿房
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納之寵冠
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
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
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
竹實不食乃蒔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鳳皇之
至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城焉曄入見堅
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

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
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
作籩條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
不果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
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謀欲伏兵請堅殺之時鮮卑在
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令其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
之曰官今使吾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
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之妹爲堅左將軍竇衝小妻賢
與妹別妹請衝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
騰具首服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
女皆殺之虜弟運運孫永

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
賣糶於市及暉爲堅所殺也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
將冲與左將軍苟池大戰於驪山永力戰有功斬池等
數千級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
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悉坑之又敗
冲右僕射慕容憲於灞澹之間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
納永計穿馬埒以自固遷永黃門郎冲毒暴關中人民
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及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安
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

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
民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
必存當舉煙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殿太歲南行當
復虜西人呼徒何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
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課農築室爲久
安之計衆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
殺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
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
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
子覲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二十餘萬口乘輿
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恒弟護
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于臨晉恒怒去之永與
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
而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慕容冲子望爲帝號年建
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之子忠爲帝
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至閏嘉
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集築燕熙城以自固刁
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
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永以苻丕至平陽恐不能自
固乃遣使求丕假道還東丕不許率衆討永永擊走之

進據長子永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
釗請救於永永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徐觀其敝
卞莊之舉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彊弱勢殊何敵之
有不如救之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
倍其火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
機不可失也永不從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
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遣其龍驤將軍張崇攻
永弟武鄉公友於晉陽永遣其尚書令刁雲率衆五萬
屯潞川垂停鄴月餘不進永乘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
於太行軼關垂進師入自木井關攻永從子征東將軍
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於臺壁永遣其從兄太尉
大逸豆歸救次多等垂將平規擊破之永率衆五萬與
垂戰於臺壁南爲垂所敗奔還長子嬰城固守大逸豆
歸部將潛爲內應垂勒兵密進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
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
餘人永所統新舊民戶及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盡獲
之

垂字道明元真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目而謂諸弟曰
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
業恩遇踰於儁故儁不能平之及卽王位以垂墜馬傷

齒改名爲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
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
三軍儔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僭尊號拜黃
門郎出爲安東冀州牧封吳王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
臺事鎮龍城大收東北之和歷位鎮東平州征南大將
軍荆兗二州牧司隸校尉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
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
軍封賓都侯堅敗於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
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許之遂起兵
攻苻丕於鄴乃引漳水以灌之丕沒者尺餘丁零翟斌
怨垂使人夜往決堰水灌故鄴不拔垂稱燕王置百官
年號燕元引師去鄴開苻丕西歸之路丕固守鄴城請
援於司馬昌明垂怒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南賊
規固鄴都不可置也乃復進師丕乃棄鄴奔并州垂以
兄子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垂定都中山登國元
年垂僭稱大位號年爲建興建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
幽冀平州之地垂遣使朝貢二年太祖遣九原公儀使
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太祖遣陳留公虔使於垂又
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
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

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
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
又安意蓋知太祖之與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
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有衆數
萬屯於滑臺與垂相擊遼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
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釁連歲
征役士卒疲怠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
德固勸垂征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吾計決矣且吾殺老叩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
以累子孫垂率步騎七萬伐永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
寶來寇時太祖幸河南宮乃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
威武連旌沿河東西千有餘里是時陳留公虔五萬騎
在河東要山截谷六百餘里以絕其左太原公儀十萬
騎在河北以承其後略陽公遵七萬騎塞其南路太祖
遣捕寶中山行人一二盡擒馬步無脫寶乃引船列兵
亦欲南渡中流大風卒起漂寶船數十艘泊南岸擒其
將士三百餘人太祖悉賜衣服遣還始寶之來垂已有
疾自到五原太祖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太祖乃詭其行
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兄弟聞之
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往往間言皆欲爲變初

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
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對曰今天變人事咎
徵已集速去可免寶逾大恐安退而告人曰今皆將死
於他鄉尸骸委於草野爲烏鳥螻蟻所食不復見家矣
冬十月寶燒船夜遁是時河冰未成寶謂太祖不能度
故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太祖進軍濟河留
輜重簡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參合陂
西寶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
西北風勁是追軍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
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
心行十餘里便皆解鞍寢臥不覺大軍在近前驅斥候
見寶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衆軍相援諸將羅落東
西爲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
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
驚擾奔走太祖縱騎騰躡大破之有馬者皆蹶倒冰上
自相鎮壓死傷者萬數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
身免於是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矣其遺
迸去者不過千餘人生擒其王公文武將吏數千獲寶
寵妻及宮人器甲輜重軍資雜財十餘萬計垂復欲來
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蹶兵先

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
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

寶字道祐小字庫勾垂之第四子也少而輕果無志操
好人佞已及爲太子砥礪自脩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
爲克保家業垂妻段氏謂垂曰寶資質雍容柔而不斷
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今託之以大
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
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必難作此自家事
宜深圖之垂弗納寶聞之深以爲恨寶既僭立年號承

康遣麟通其母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繼守大統今
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
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
以后諫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
寶中書令睦邃執意抗言寶從而止皇始元年太祖南
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太祖軍於栢肆寶夜來犯營太祖
擊破之寶走還中山率萬餘騎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
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
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農弟高陽王隆勸寶
收會不獲會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

雲襲敗會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
爲慕容普隣所殺寶率衆自龍城而南將攻中山衆悍
征逃潰寶還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遣使
誘迎寶寶殺之將南奔叔父范陽王德聞德稱制退潛
辟陽汗復遣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
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弟等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
盛字道運寶之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歷位散騎常侍
左將軍寶旣僭立進寶爲王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
尚書左僕射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
盛乃問汗兄弟使相疑害季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盛
之舊昵汗太子穆並引爲腹心盛要結早等因汗穆等
酒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
改稱庶民大王盛以寶閹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嫌
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
自安雖忠誠親戚亦僉懷離貳前將軍段璣等夜潛禁
中鼓譟攻盛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有一
賊閭中擊盛傷之遂輦昇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之未至而盛死

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

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而立之熙
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
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
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
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暍死者
大半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
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
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與
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
思凍魚鱠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之以
大辟其虐也如此及苻氏死熙擁其屍而撫之曰體已
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
衰食粥大斂之後復啓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
令有司案檢有決者爲忠孝無決者罪之於是羣臣震
懼莫不含辛以爲決焉及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轎車高
大毀城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入
矣中衛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
雲爲主

雲寶之養子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
立也熙幽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太祖以

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元真少子德

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桓溫之至枋頭也德與垂擊走之苻堅滅暉以德爲張掖太守垂稱尊號封爲范陽王拜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尋遷司徒寶旣卽位以德鎮鄴後拜丞相寶旣東走羣寮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旣拔中山太祖遣衛王儀攻鄴德率戶四萬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爲燕元置百官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衆攻廣斬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來降德無所據乃謀於衆其給

事黃門侍郎張華勸德取彭城而據之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宜攻取據之以爲關中河內也德從之引師克薛城徐兗之民盡附之以其南海王法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克莒城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北伐廣固司馬德宗幽州刺史辟閭渾聞德將至徙民八千餘戶入廣固遣司馬崔謨率千餘人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屯柳泉誕豁皆承檄遣子降德渾懼攜妻子北走德追騎斬之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德入都廣固

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
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
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超
青州刺史北地王鍾亮州刺史南海王法等起兵叛超
超悉平之超南郊柴燎燼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
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天賜五年司馬德宗將
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超拒之於大峴超曰但令
度峴我以鐵騎踐之此成擒也太尉桂林王鎮曰若如
聖旨必須平原用馬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

守不宜縱敵自貽寇逼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拒之大
峴策之上也超不從出而告人曰主上酷似劉璋今年
國滅吾必死之超收鎮下獄裕入大峴超拒之於臨朐
乃赦鎮而謝之超戰於臨朐爲裕所敗退還廣固裕遂
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墮于廣固城潰裕
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臨渭氏苻健字建業本出略陽臨渭祖懷歸爲部落小
帥父洪字廣世洪之生也隴右霖雨百姓苦之時有謠
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死爲
部帥羣氏推以爲盟主劉曜拜洪爲寧西將軍率義族

徙之高陸進爲氏王石虎平秦隴表石勒拜冠軍將軍
涇陽伯又徙之枋頭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稍遷冠軍
大將軍進封西平公討平梁犢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略陽公冉閔之亂秦雍徙民西歸憑洪爲主
衆至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旣而爲其將
麻秋所鳩臨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
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
西健從之健初名罷字世建又避石虎外祖張罷之名
故改焉健便弓馬善於事人石虎深愛之歷位翼軍校
尉鎮軍將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關中雄雋皆應之
健密圖關中懼洪之知也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
示無西意旣而自稱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盡衆西行
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率步騎五千入
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率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執
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將軍張光
逆健于潼關雄擊破之洪盡召關中之衆以拒健健聞
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音往東而小今
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不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
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奔司竹健遂入都建國十四年乃

僭稱天王號年皇始國號大秦置百官健尋自稱皇帝
桓溫率衆伐長安次于灊上健弟雄擊溫破之溫乃引
衆東走健遣其太子萇追溫比至潼關亮敗之萇亦爲
流矢所中死關中大飢蝗虫生於華澤西至隴山百草
皆盡牛馬至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十八年健死
子生僭立

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幼而麤暴昏酒無賴祖洪甚
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
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
也洪驚鞭之生日性耐刀稍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

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
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
欲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如此健乃
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
騎射冠絕一時初健之長子死生母彊氏意在少子柳
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之生旣僭立號年壽光
雖在諒闇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鍾鉗鋸鑿備
置左右在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殺五百餘人朝
饗羣臣酣飲奏樂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行
酒旣而生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

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蒲汙服失冠生以爲樂長安大風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剗出心胃生舅彊平切諫生鑿其頂而殺之虎狼大暴從潼關至于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以害人自其元年秋至于二年夏虎殺七百餘人民廢農桑內外恐懼其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累年爲患也天將助吾行誅以施刑教但勿犯罪何爲怨天生如阿房遇人共妹行者逼令爲淫固執弗從生怒殺之其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

玄石生嘗夜食棗過多至旦病使大醫程延診脉延曰陛下食棗多無他疾也生曰嘻汝非聖人焉知吾食棗乃殺之常從輿上洩便輦有謂之天雨生旣眇其目所講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太白犯東井其臣奏曰東井秦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恠乎初生夢人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月生以謠夢之故誅太師魚遵父子一十八人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宅在洛門之東又謠曰百里莖空

鬼書卷九十五
列傳
三十五

城鬱鬱何青青瞎人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忿壞諸
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生耽湎於酒無復晝夜其臣
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因醉問左右
曰吾統天下已來汝等何所聞乎或對曰聖明宰世子
育百姓罰必有罪賞必有功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
生曰汝媚吾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
微過生曰汝謗吾也亦殺之使宮人與男女僕交於殿
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燐雞豚鴿鴨
數十爲羣放之殿下剝人面皮令其歌舞勳舊親戚殺
害略盡王公在者以疾告歸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
截脛剝胎拉脅鋸頭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
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旦而侍婢以告法與弟堅率
壯士數百人入雲龍門宿衛者皆捨仗歸堅廢生爲越
王俄而殺之

堅字永固一字文王雄第二子也旣殺苻生以位讓其
兄清河王法法固以推堅於是去皇帝之號僭稱天王
號年永興以法爲丞相東海公尋以疑忌殺之改年爲
甘露時建國二十二年也堅從弟晉公柳反於蒲坂魏
公庾反於陝燕公武反於安定堅弟趙公雙反於上邽
皆討平之慕容垂奔於堅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三十

八年改爲建元堅遣使牛恬朝貢使尚書令王猛伐鄴
堅親率大衆以繼之克鄴擒慕容暉堅使其右將軍楊
安攻克漢中仍平蜀又遣其武衛將軍苟萇西伐涼州
降張天錫遣其子長樂公丕攻克襄陽堅觀其史書見
母苟氏通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堅南伐司馬昌明
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
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
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
于汝潁堅弟陽平公融攻壽春克之融馳使白堅曰賊
少易俘但懼越逸宜速進軍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堅與融登城望昌明將謝石軍又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
少乎憮然有懼色謝石欲戰苻融陳逼肥水石遣使謂
融曰君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不亦美也融於是麾軍却陳欲因其濟覆而取之軍遂
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馬倒見殺軍遂大敗謝石棄勝追
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單騎遁還淮北初謠言曰堅
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諸軍悉潰
唯其冠軍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收集離
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行未及關垂有貳志說堅請巡

撫燕代并求拜墓許之垂遂殺堅驍騎將軍石越鎮軍
將軍毛當引丁零之衆攻堅子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
沖起兵華澤堅遣子獻暉前後擊泓爲泓所敗長安鬼
夜哭三旬沖又擊殺堅將姜宇於灞上遂屯阿房進逼
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而出其疆若斯大言
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
矣旣厭奴苦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使者
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
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
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分孤今心在天下豈

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
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往之事獨美於前堅大
怒曰朕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長
安大飢人民相食姚萇叛於北地與沖連和合攻長安
有羣鳥數萬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不終
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
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遣尋求
不見人跡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
其太子永道曰天或導余脫如謠言留汝兼總戎政勿
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

子也遣其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
付永道以後事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救長
安月餘永道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武都遂
假道入司馬昌明慕容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
遣其將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左右十數人神色自若
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兵至執堅及其夫人張氏
與少女寶錦送詣姚萇萇囚之將害焉堅自以平生遇
萇厚忿之厲聲大罵謂張氏曰豈令羌奴辱吾兒於是
殺寶錦姚萇乃益堅於新平佛寺永道既奔昌明處之
江州桓玄以爲梁州刺史後爲劉裕所誅永道名犯高

祖廟諱

堅子丕字永叙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鎮
鄴爲慕容垂圍逼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
川堅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堅
旣爲姚萇所殺太祖九年丕乃僭稱尊號改年太安先
是王猛子幽州刺史永亦率衆赴之丕以永爲司徒錄
尚書事張蚝爲司空王騰爲司隸傳檄遠近率多應之
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守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將
討姚萇而慕容永請假道東歸丕弗許怒曰永乃我之
馬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承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

忍孰不可恕使其丞相王永討之戰于襄陵永大敗死
之不衆離散率騎數千南奔東垣爲司馬昌明將焉該
所殺

丕族子登字文高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
折節頗覽書傳堅以爲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
中起兵奔於枹罕羣氏殺河州牧毛興推衛平爲安西
將軍河州刺史平以登爲長史旣而枹罕諸氏以衛平
年老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
諸將曰大事宜定永討姚萇不可猶豫一旦事發返爲
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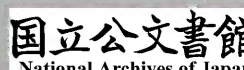
爲然因大饗青抽劍而前曰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
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請共立之於是推登爲使持
節都督隴右征羌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
陽公率衆五萬東下隴據南安馳使請命不以登爲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餘因其所稱而授之
後與姚萇戰于胡奴亭大破之丕死登國元年登僭稱
尊號於隴東號年太初置百官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
輜軒羽葆青蓋建黃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每戰
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鉉鏡爲死休字示以戰
死爲志每戰以長矛鈎刀爲方圓大陳知有厚薄從中

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登每圍襄營四面大哭哀
聲動人大呼曰殺君賊姚襄出來吾與爾決何為枉害
無辜襄憚而不應登進攻安定襄其輜重獲登妻毛
氏將妻之毛氏哭罵襄殺之登聞姚襄死喜曰姚興小
兒吾將折杖以笞之乃盡眾而東以趣廢橋興將尹緯
據橋待之爭水不得為緯所敗奔於平涼入馬毛山姚
興攻之登戰死

子崇奔於湟中僭稱尊號改年延初尋為乞伏乾歸所
殺

羌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回助

魏將紇妻維於香中以功假給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
仲晉元嘉之亂東徙榆眉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平
襄公烈帝之五年弋仲率部眾隨石虎遷于清河之瀛
頭勒以弋仲為奮武將軍封襄平公昭成時弋仲死子
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以襄為豫州刺史丹陽公進屯
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司馬聘將桓溫所敗奔於
河東後為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襄第二十四
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之敗也襄率子弟降於苻堅
從堅征伐頗有戰功歷寧幽兗三州刺史封益都侯邑
五百戶苻堅伐司馬昌明以襄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



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初未假人
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
王者無戲言此將不滅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
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獻討之戰敗為泓
所殺時萇為獻司馬懼罪奔馬牧聚眾萬餘自稱大將
軍大單于萬年秦王號年白雀數月之間眾至十餘萬
與慕容冲連和進屯北地苻堅出至五將山萇執而殺
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曰建初改
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自擊苻登安定敗之
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見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

後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
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
乃狂言或稱臣或稱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
枉臣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

興字子略萇長子也既滅苻登乃發喪行服僭稱皇帝
於槐里號年皇初天興元年興上皇帝之號降稱天王
號年洪始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二年興遣
使朝貢太祖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興又大破乞伏
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乾歸降於興太祖遣軍
襲興高平公沒弈干于橐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連屈牙

奔於秦州追至於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爲寇其臣咸以爲不可興不從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壁中衆少矢并乃陷之六月太祖將討平遣毗陵王順等二軍六萬騎爲先鋒七月車駕親征八月次於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鬪軍爲太祖前鋒將長孫肥所擒匹馬不返平遂退走太祖急追及於柴壁平因守固太祖圍之興乃悉舉其衆救平太祖聞興將至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人又截汾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太祖以步騎二萬餘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

北引未及安營太祖軍卒至興衆怖擾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級興退南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太祖知興氣挫乃南絕蒙坑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岸闚視太祖營束栢材從汾上流下之欲以毀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太祖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塹中而還又分其衆臨汾爲

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
衆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而出興列
兵汾西舉烽鼓譟爲平接援太祖簡諸軍精銳屯汾西
固守南橋絕塞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
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引
不得出窮迫乃將二妾赴水而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
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太祖令泗
水鈎捕無得免者平衆三萬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
書右僕射狄伯友越騎校尉唐小方積弩將軍姚梁國
建忠將軍雷星康官北中郎將康猥興從子伯禽已下

四品將軍已上四十餘人興遠來赴救自觀其窮力不
能免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太祖
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
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
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
殿屋走入宮一人于市求之不得先是譙縱略有益寧
之地僭稱尊號遣使稱藩於興興以縱爲蜀王加九錫
永興三年興遣周寶朝貢五年興遣使朝貢并請進女
太宗許之興中子廣平公弼有寵委之朝政興疾篤長
子泓侍疾於中弼集黨數千人候興死欲殺泓自立興

諸子姪外鎮者聞之皆起兵討弼與疾瘳不忍誅弼免官而已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朝貢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泰奉其西平公主於太宗帝以后禮納之興復以弼為中軍大將軍配兵三萬屯於渭北興又疾甚弼遣其黨姚武伯等率眾攻端門泓時侍疾遣兵拒之興力疾臨前殿殺弼弼黨乃散泰常元年興死泓僭立

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既僭位號年永和赫連屈子攻泓秦州又剋安定遂據雍城司馬德宗將劉裕伐泓裕遣將檀道濟至洛陽泓弟陳留公洸以城降泓弟太原

公懿反於蒲坂泓從弟齊公恢反於嶺北皆舉兵伐長安泓既有內難裕遂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送於建康市斬之

略陽氏呂光字世明本出略陽父婆樓苻堅太尉光年十歲遊戲好戰陳之法為諸元所推身長八尺四寸肘有肉印從王猛征討稍遷破虜將軍堅以光為驍騎將軍率眾七千討西域所經諸國莫不降附光至龜茲王帛純拒之西域諸胡救帛純者七十餘萬人光乃結陳為勾鑲之法戰於城西大破之斬級萬餘帛純逃走降者三十餘國光以駝二千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

戲殊禽恠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涼州刺史梁熙遣兵拒之光擊破熙軍遂入姑臧斬熙自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登國初又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主簿尉祐奸佞淺薄光寵任之諧殊姚皓尹景等名士十餘人於是遠近失望人懷離貳四年光私稱三河王遣使朝貢置官自丞郎已下猶攝州事號麟嘉元年皇始初光僭稱天王置百官改號龍飛立子紹爲太子遣使朝貢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光死長子纂殺紹僭立

纂字承緒既自立號咸寧元年纂弟大司馬洪名犯顯

祖諱以猜忌不容起兵攻纂纂殺之縱兵大掠纂笑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何如纂侍中房晷對曰先帝始崩太子以幽通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疑懼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洪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洪妻陛下弟婦也洪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小人汙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歔流涕纂謝之乃收洪妻子纂昏虐任情遊田無度耽荒酒色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或有諫者纂皆不納又性多猜忌忍於殺戮纂從弟超殺纂纂弟緯單馬入城超殺之而立其兄隆

魏書卷九十五 列傳 四十八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初超讓位於隆隆難之超曰
今猶乘龍上天豈得中下乃僭位改神鼎元年超使纂
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殞纂於城西超慮楊持珍寶出使
人搜之楊氏責超曰郎君兄弟手刃相圖新婦旦夕死
人用金寶何為超慙而退楊氏國色超將妻焉謂其父
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之楊氏曰大人本賣
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復可使女辱於二氏乎乃
自殺沮渠蒙遜禿髮儁檀頻來攻擊河西之民不得農
植穀價湧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千餘口姑
臧城門晝閉樵採路斷民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
有數百隆恐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戶
絕者十有九焉屢為蒙遜攻逼乃請迎於姚興遣齊難
率眾迎之隆遂降焉至長安尋復為興所誅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嘗無也劉淵
等假竊名目狼戾為便汗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
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死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魏書卷九十五終

卷之五 五十一 四十六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